

15.16

博興文史

第四輯



8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博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HB6137

博兴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博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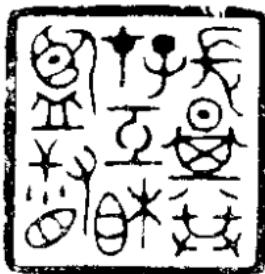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九月

文革愛國主義旗
幟升挂文史資料室
工作研究室

樊信泉

中共博兴县委书记 县政协主席 樊信泉题



长 期 共 存
互 相 监 督



肝 胆 相 照
荣 尊 与 共



高 举 爱 国
主 义 旗 帜



开 拓 文 史 资 料
工 作 新 局 面

张茂荣 篆刻

目 录

陈竹村自传.....	陈竹村遗文(1)
张福林烈士传.....	党史办(7)
往事回想	
——我在博兴工作的片断回忆.....	黎晓岚(10)
渤海子弟兵团琐忆.....	牟 力(18)
忆当年、万马奔腾兴马村.....	马健 马强(30)
抗日军民鱼水情	
——博兴抗战诗组.....	马法贤(38)
记耳鼻喉科专家孙鸿泉教授.....	郭慎涓(45)
中国的爱迪生——王仞千.....	刘龄九(52)
魏氏祖传中医眼科.....	魏鸿祺 李金萍 魏鸿友(60)
建国前博兴县医药卫生情况琐记.....	王维寅(75)
吕剧源流初探.....	文史办整理(84)
李左车墓铁闻考.....	杨统一整理(90)
山东博兴县近年出土的古货币.....	李少南(96)
古槐的传说.....	鲍学杰 安家干(101)
解放战争时期的博兴教育.....	黄悦新(103)
《蓓蕾》出刊前后.....	安文山 子 贞(112)

崔家擒匪记 陈树榛 (115)
博兴县联庄会 刘宝地 (118)

无为金丹道的覆灭

——王仲笃反革命暴乱始末
..... 王玉梓 杨统一 整理 (120)

对部分资料的订正与补充 (136)

陈竹村自传

编者按：此自传是陈
老子1964年7月2日
天晚时，在省政协召
开的会议上听姜斌同
志传达有关个人鉴
定“要实事求是，按
照一分为二的精神，本着社会主义教育的思想
转变，处长以上十五天内一定要写出自传。”
的要求后，当晚草出的。本着存真的原则，我
们未作更动，原文刊出。

陈竹村年八十岁，出生于博兴县西郑村的
小农家庭。家有祖母、父、叔、母、婶，连我共
六口人。住着半边宅，有地十二市亩。叔父精于
农业，父亲有时吸取资本以人力车推运土布到
莒沂地区出卖，盈余虽小，全家衣食不至太缺。

我八岁入塾读，凡十年辍学。意志昏然，
不知所向。家庭的意图只能识几个字，就可小



(1886—1984)

陈竹村同志摄于1957年

不求人。时值~~春~~科的末一季考试，有人约我前去应试，家中以为空耗路费，不令前往。经过了日俄战争、甲午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我却茫然不知是非。这时家庭人口有了增进，房子不敷居住。田产也增加了不少。我兄弟姊妹八人，我与二弟已结婚。父亲也教我推小车随他去营沂各地，因贾术不明，时有亏折。在这情况下，父叔两人把家业一分为二。叔父仅有一女已出嫁，家庭只减少了两口人，田产去了一半，从此就入不敷出，历年添粮。父亲年已老，更需我推车求食，那知是历年欠债。在沂南也认识几个上层人士，以我经营不利，愿我接受他的雇佣，商之家庭，坚不欲依人为命。遂全家决议，努力田间，兼营于粉业。五年之间前债还清，且增产二十余市亩。

村中以断绝私塾为忧，劝我进县考师讲所，改业为教员。听到朝鲜万宝山惨案的宣传，仇视日本有了动机。任本村小学教员，抵抗旧思想，启发儿童的进步，惟态度有些生硬，也惹得一部分人的不满。偶尔在选举会议

上认识了王学博，现名刘顺元。于一九二八年“五三惨案”的一天，他邀我到一地方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在七月初，国民党在县公开，召我前去参加反日去，有两个月的时间，作宣传工作。经党员心理测验，以我不及格斥退。这时有残败军阀黄凤岐到县各处搜捕党人，把我也列名其间，我乃逃到博山避难。家中被军阀勒去一千七百元，逃烦人招待，借款利息，两千元还不能付清。家庭所有荡然一空，幸家中弟兄照常努力苦干，渐次还了欠债。我已无颜住家，国民党组织农民协会，我混迹其中担负了副会长，也作了几件打土豪的事情。经过农会停止活动，我在兴福镇组织了柳业工会。这时县里成立柳业工厂，推我负责，我又把工人组织了一个柳业合作社。这三个组织集中了我一人外有一个司帐员，在这时也打了几个贪污，用会法进行的。

时值一九三二年博兴农民暴动，我并未实地加入，仅是一个同情者。刘顺元在济宁被捕我到济送钱，是共产党同志给我的。待到

“七七事变”，县政无主，为了组织地方自卫，本区推我为五区人民自卫团团长。这时跋扈分子已把公枪拢络到手，我则号召民枪交出抗日，得百余人，跋扈者的名义，也归我领导，却不听分咐。这时博兴城的武装归刘爱泉带领，为周胜芳所胁，在临淄境退出一部分，开到博兴五区。我与组织同志商议，送刘爱泉回城，把周胜芳部队驱走。马保三同志自胶东回，住在临淄境，得此情况，以为我们处境困难，立志攻打周胜芳，战事不顺利。周胜芳、胡枫林、朱仲山一同攻打博兴城，刘爱泉的三百枝枪纷然解体；幸我事前送去，未遭损失。但是大势已变，四面楚歌，奋然去临淄，编入了八支队。在临淄县苇子河住了几天，开到了长山刘家套村，在此整理组织关系，我加入了共产党，从此就跟八支队活动，时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旬。月底即回寿光筹备过铁路南去，我过铁路的那天正是旧历十月一日的晚上，经过近十天的时间，在临朐县暖水河与马老相会。经过九山改编，共产党公开。在沂水县唐

家纸坊过的春节；复向安丘开进，在高崖村过的元宵节；又经过穆陵关开到马站，复经整编，我调入了民运部。时遭“天河事件”，国民党五十一军开到关前，我军从沂山之南向西开到悦庄，为“天河事件”开了追悼会；再进一步去临朐璞丘，进兵天河溜，打败了王尚志。我在后作宣传工作。战事结束，开往泰安南部之石莱村，在此与东进支队接头，一同又回到南沂蒙，住在庞家河。去诸葛参加会议，徐向前声明八支队改为一支队。又向北移。已是一九三九年的冬季，在年前调我到临朐县担任了各救会主任。经过半年的时间，吴化文进占临朐，我乃随一支队三团奔到鲁沂山区二地委，在此过了夏天，时值青驼寺战斗，我从临费沂边区回岱庄。正值山东行政委员会住孙祖，我奉调从此与清河代表团回了博兴县任参议长，连选连任，凡八年。

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去惠民参加了渤海区党委任古物保管员。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又调济南，任建塔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一九五〇

年建塔停办，又充任了四里山公园副主任。一九五二年调任了济南市建设局林园科科长。一九五三年八月改任山东省文史研究馆秘书主任。一九五八年遵例退休（当年十月，应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马部长之召，重返济南四里山，任山东省建碑委员会委员。——编者）。一九六一年一月被提名返过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附陈老诗一首：

一九六一年二月初旬，迁住
山东省政协第五宿舍有感。

朝辞四里山，
暮宿明湖边。
德泽溢发肤，
情愿碑脑肝。

年迈身心拙，
老去亦何惭。
岁月冉冉逝，
哪有不夜天。

张福林烈士传略

党史办供稿

张福林（1910——1933）化名张梦荪，博兴县麻家乡赤张村人，系博兴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

福林同志童年时期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曾先后从师于张绍棠、巩立田等人。以后又在陈户村读了两年小学。由于他聪明过人，又擅长书法，因而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此后，他又到北镇的鸿文学校学习过。1928年春便偕同其族侄张梦九一起到济南的正谊中学读书，仅半年，因家庭供应困难，他与侄子便双双离开了正谊，又考入了新的学校。侄子张梦九因才疏学浅，要考济南机校总怕不能如愿，便央求福林为其代考。福林同志凭了自己的才学知识，替族侄张梦九考中了机校。他自己又考进了济南师范的前期班。这是1928年暑假的事。

福林同志入师范后，在师范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他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这对他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奠定了思想基础。由于他思想进步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中共济南师范党支部便及时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入党后，经常向在济南上学的老乡们，如张梦九、傅敦吾、马安堂、王苇塘等人宣传马列主义，谈共产党内的人和事，并搞一些进步书籍给他们看，借以启迪同乡们的思想。

觉悟。这期间，他还不断地在济南的街头巷尾散发传单，当碰上敌人搜查时便将传单揉成一团吃了下去。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奉组织派遣外出进行活动，四处串连同志，因此，他在学校里也便过早地暴露了，加之济南师范与乡师的党组织屡遭破坏，他存身于师范是已经不行了，奉党组织之命，于1930年夏便离开了学校，从此，他成了革命职业活动家。这年的下半年，他为党的事业奔波于山东各地。

从1931年起，他被介绍到青岛去工作，职业是小学教师。他所在的青岛沟渠头小学，在党组织关系上属宋哥庄小学支部。此时的支部书记是张静源同志，乡亲相处，志同道合，工作起来就更加称心如意了。

1932年初，他借到鲁东巡视和返乡省亲之际来博兴活动，有段时间住在城内的第一高小里。当他与中共博兴特支的同志交谈时，了解到博兴的同志有建立县委的要求，他根据多方面的调查了解，认为博兴建立中共县委是有必要的，遂表示同意。他鉴于白色恐怖严重，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临行前曾对其家人说：“我来这一趟，恐怕不能再回来了。”张与家人俱处在临别悲痛之中。他镇定地对哭泣的爱人说：“我便若死了，你可嫁人，不要寡守。”爱人抽泣着说：“我不走！”父母妻子再三挽留，也无济于事，他毅然返回了青岛。

是年五月间他在青岛被捕。事后才知道是被窃据了中共四方党支部组织委员的内奸离振东告密的。在青岛拘留所关押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他始终是坚强不屈的，敌人用尽了利

诱与刑讯，在他身上是毫无收获的。八月八日，他们十一个同志俱被碰上了手铐脚镣，押上火车，解往济南的山东省高等法院候审。

福林同志在济南被囚禁期间，其大哥张际之曾到监狱中去探望过，并为之多方斡旋，以求解脱。曾贿求国民党反动部队的师长、乡亲尹鸿勋给活动，也未如愿。以后的乡亲探监，敌人也不让见到了。

三二年九月，国民党成立“济南军法会审委员会”，专门用来审理共产党案。

1933年秋，青岛的同志被“军法会审委员会”非法判决了四人的死刑。有原青岛市委书记祖晨、正在接任的市委书记李伟仁与市的党内刊物《铁路工人》主编王常怡和青岛特别市团委书记张福林同志。其他七同志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十年、五年的有期徒刑。

八月十八日，他们四位同志被押往济南洛口去。在黄河滩的刑场上他们高唱《国际歌》，最后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中壮烈牺牲。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福林同志是年仅二十四岁。

四位烈士的遗体，被残无人道的国民党反动军警推到了黄河里。烈士们的遗体，随着滚滚的怒涛咆哮而去。然而他们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他们的慷慨激昂、坚贞不屈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人奋进。

往事回憶

——我在博興工作的片斷回憶

黎曉嵐

一九四四年夏至一九四八年春，我在博興县委，办报和搞通讯工作。当时，我只有小学文化，来自农村，必要的知识太少，能力也不高，困难不少。但是，我有革命的朝气和进取精神，能够在边干中边学，学中干，不怕困难和挫折。因此，经过几年的磨练，在老同志的关怀帮助下，我学到了工作的本领，文化水平也有提高。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值得我深深地怀念。今天回想起来，许多往事一齐涌上心头，觉得很有意义。

一、办报，用胜利消息鼓舞人民

一九四五年，我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我抗日军民在各个战场取得了节节胜利，一座座城市被收复，一个个胜利喜讯不断传来。胜利给人民以巨大鼓舞和力量，激励着人们去工作和发展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这时，我在县委秘书处，主要任务就是刻印和散发这些鼓舞人心的战斗胜利消息的宣传品。这些消息来自报社、军队和无线电广播（我们自己可以抄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下边还要谈到），我们再以《捷报》、《号外》形式转印、发往

全县各地。《捷报》，或是《号外》这两个字，刻得象核桃那样大，大都是用红油墨印刷，极其醒目。开始，我用的是一种国产腊纸，没有正反面，不大结实，容易破；还用过一种日本产的单面腊纸，这种腊纸质地坚硬，不容易破，一张腊纸可以印三千份不坏。那时没有油印机，更没有现在这样的纱网，只是用两块竹板把捷纸夹紧，用碟子涂上油墨直接在捷纸上推，这样印刷需要一定技术，如不小心就会把腊纸弄皱或弄破。腊纸，尤其是国产的，在高温季节，经过磨擦，上面的腊容易化，腊一化，刻上的字迹就模糊不清了。为了争取多印一些，就得想法子降温，听说。室内泼些凉水可以降低温度，我就在屋里地上泼些凉水，并赤脚站在水里印刷。这种情形，当时见过的老同志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的办法就是，一心一意尽可能多地印一些《捷报》散发出去，宣传我前线的胜利，让大家高兴。有时，一个《捷报》来了，还未印完，人们等不及了，纷纷来要，只好边印边发，通讯员则骑上自行车或跑步把《捷报》分送出去。日本投降前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捷报》一张接一张地印，我特别忙，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真是在以继日地干。虽然极疲劳，但是盼望已久的抗战胜利到来了，直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

那时，象印发前方战斗胜利消息以外，还根据斗争形势的摘要和党的中心工作，如参军、支前、大生产等等，编印一些小报或快报，捷报运动和工作，一般都是宣传部门供捷。秘书处印发。我到县委以前，早已有其他同志专门于这